隋書

一三



隋書四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户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内校書别在直閤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絶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

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
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
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
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
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
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
人燻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
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
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
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

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
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曰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
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
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
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
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
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
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
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
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

生制作乃消滄之流耳卭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愼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旣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敕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卽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

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
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
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
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
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
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
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勑集百司會議
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摠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
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
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

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輒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一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録謹以寫呈收垂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耶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

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荅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虞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眞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

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但尊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然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戮賊亦寧肯

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

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
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
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
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
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
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
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
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
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
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

文林館事五年勑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勑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

其驅使後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愞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

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旣奉勑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
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
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卽宜作大丞相假黃鉞
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卽依此以
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
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
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塡委一日之
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鄭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
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

尉遲迥饟金軍中恇恇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其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

丞相府從事内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
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内史令初
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
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
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
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勑令與太尉任
國公于翼高熲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
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
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駮非過蠹
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

民間辭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勑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稱德林很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勑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

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寘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創便豫驅馳遂得叅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畫美二十八將效力於時種德積善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群傑牧豎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洽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

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筆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賞實非勲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閶闔之闈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歳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群官總己有周與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

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塡
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
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内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
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
率土之濱責及當之賦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
風安上治民之道讓愛終之禮報群臣之令有憲章古昔
者矣有隋遁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
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
盡聞邈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梁翰
操牘書記而巳昔放勛之化老人觀而未知孔丘之言弟

子聞而不違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閤趨墀盈懷蒲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慰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爾書表奏群情賜委臣裒海

之內忝曰一民樂推之心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勑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

林襲焉德林旣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粤若邃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文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

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矣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弈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殁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真彰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

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允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煽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三勇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貢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荊蠻吐納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蝟毛賜骨履腸間不容礪礪

乃奉𦣻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户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宋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潁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翊業丕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

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盤幽遐而無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

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章事
人擯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
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
備王佐之才果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
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推漢
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嘗
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
逐鹿之邪說謂飛鳥而為鼎許若使四凶爭 八元之誠三監
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眞
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

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萬醜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勳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案覈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樹上書削稾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之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數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推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共極在天

成象夙沙則主雖篤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
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殺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
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
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
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殄遵顛覆之軌趑趄吳越仍爲
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鏚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
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房風之戮元龜匪遥孫晧
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玄天之心
不聞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
東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

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諱後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諱已宣勑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店

作賛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塸為
王謙宅賛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
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邁追蘇威自長安
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
店債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文進云此
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
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
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
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
令發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

即停發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内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誷冐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内史令

請預散條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覩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勑令羽林百人幷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揔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輙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

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
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厲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
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
行於世勑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
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
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己以爲步兵校
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
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
二君臣躰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己知豈徒言也

列傳卷第七　　隋書四十二

列傳卷第八　隋書四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河間王弘 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

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爲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倩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
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為滎
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
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
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璿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
之荒非為媱亂公者共舉義旗勦剪兇虐八方同德萬里
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
江淮九服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
紂之元兄族實為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疎然猶去朝
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識

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
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隋朝先有勲舊遂得預霑盤石
名在葭莩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亂呂布之於董卓良異
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昔志若豺狼雖忿同
胞有逾況閼惟男及諒咸罄向師況乃族類爲非何能自
保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
卧長守富貴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
被摧衂是自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陵逼韋津東都自
固何暇圖人世充朝立逵便夕滅又江都荒湎流宕忘歸
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下一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

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
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餱糧之計僅
有月餘羸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枯魚
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
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內啓正恐禍生匕首釁發蕭墻
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寒心可為酸鼻者也
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
密改姓為郭氏密為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為楊氏越
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將篡慶首為勸
進世充既僭偽號降爵郇國公慶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

妻之胥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慮發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為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為柱國尚書令義城縣

公以勣綱襲焉授開府儀同三司尋為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勣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為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弟勣樂官至雍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為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盆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

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愞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刧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絶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歳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絶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

遂各叛去子崇恐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讎家所殺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邑五千戶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

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叅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户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熲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寛容下士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為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

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
旅緜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
舊庸勳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誠副茲名
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哉光膺寵命得不愼歟外示優崇
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
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
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
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
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摠管
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

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豪先
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忝台槐常慮盈滿豈可
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
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
爵況臣衮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士作藩鈕金開
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勤愚祈恩固
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優
詔不許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
鎮遘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
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

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寬起爲司隸大夫遼東之役帝令綝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綝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綝憂懼發病而卒綝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時吐

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爲元帥達爲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爲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左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祚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

以河間覲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固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衮慶流後嗣保茲寵禄寔仁厚之所致乎

列傳卷第八　　隋書四十三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

祖入禁中將摠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討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耶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爲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絶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鴆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韜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

力其先乃離阻大諆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
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刑兹無赦
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爲民徙始安諸
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
爲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所
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爲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
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從衡山猛
弟温字明籀初從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
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從南海温弟詵字弘籀前
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

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猶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諡曰悼以靜襲焉卒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爲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爲內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

位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幷州揔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凉州揔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爲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凉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爲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充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瘡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眞食梁安縣千户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

覺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業宗榮
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
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
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為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
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
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
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
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
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萼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

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潸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忍於是除名爲民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幷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衞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受

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爲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餠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

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
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
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搆
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
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
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
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
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
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
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

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
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
兆深根固本崇奬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
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
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
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
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
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
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

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毗隸爲伍外内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列傳卷第十　　隋書四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睍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雒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

勇絫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
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
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巳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
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
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
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
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
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
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
謂群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

侍五子同母哥謂真兄弟也豈甚君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
諍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
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勇
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
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
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
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
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
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
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

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
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
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
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
牧正冬朝賀任士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
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
宿衛高熲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
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
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
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

舊風盍疑高熲勇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
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遘心疾
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
內政后彌不平頻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
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
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臣禮
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楊州入內辭皇后因進
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
闥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
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者之別有切常離又泫

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殞危亡皇后忽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

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矍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

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毁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

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
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
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
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
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
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
冀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
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
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
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

云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諂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為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讌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

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
下察之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荅是時姚威又抗表
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
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
揔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
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
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
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
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
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

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
叔寶豈是尊子乎賞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
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
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
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悪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
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猒足於外
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
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
文巧詆鍛錬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
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

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益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

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淺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
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
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
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
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
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
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
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
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
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

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
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
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釁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
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
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可廢為庶人
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
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
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
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
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

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瀆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閤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間構開

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為害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為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

王雄答詔曰至尊爲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爲大
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内史省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
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
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
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
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
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
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寃屈
而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冀
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上

以爲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
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
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
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僞爲高祖勅書賜
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
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
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
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
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

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暨帝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勑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摠管隴右諸州盡隷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將周羅睺

前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揔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睺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揔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幷州揔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奬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冪䍦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閒周以明鏡閒以寶珠極熒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

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
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
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
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
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
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
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
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
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
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

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勑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絶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絶魚肉每至

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湛爲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脩啓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僞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

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
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
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
爲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
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
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
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
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
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
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
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
王廣爲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
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
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
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
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
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巳薨陛下兒子
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

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

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荅
慈造但以靈祗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恩不相勝致只恐
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
希與爪子相見請賜一冗令骸骨有所爪子即其愛子也
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
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遲災釁容
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
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
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

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妾許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妾造蜀地徵祥以符巳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斑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猒鎭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鏁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縳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苞藏凶慝圖謀不

執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
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妒於弟無慙不爲無孔
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
剥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
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
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
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
殺逆也欲立秀爲帝群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
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

出爲幷州總管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爲重鎭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幷州招傭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

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揔管司馬皇甫
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
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
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揔管府兵曹裴文
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内山東士馬亦爲我有
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鋭
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
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
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

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

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幷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

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
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
效衆庶皆知之矣愼子有言曰一兎走街百人逐之積兎
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
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
威重恃寵而驕辱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
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
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
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
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絶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

陘自古嬖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列傳卷第十　　隋書四十五

[illegible]傳　[illegible]　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趙煚

趙煚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煚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煚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

定縣男邑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陜州刺史蠻酋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叟勸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叟益修守禦叟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叟勸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董岡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荆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

大夫武帝出兵輦洛欲收齊河南之地貺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大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鵶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録除益州揔管長史未幾入爲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夫貺與宗伯斛斯徵素不恊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貺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逭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吴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兹大赦帝從之徵頼而獲免貺卒不言高祖爲丞相

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大宗伯及踐阼裴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伯户拜相州刺史朝廷以裴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陜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裴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裴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裴田中蒿者爲吏所執裴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恧過於重刑其以儉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裴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爲

政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
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
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
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
護召爲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
皆有聲績武帝親揔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
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輙爲評斷莫不
稱善後爲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爲行軍長史封

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爲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
洛陽高祖爲丞相尉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
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
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
内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
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
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軺車几杖被褥歸
于家皇太子文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
喪事子元愷嗣官至揚州揔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
元楷與元愷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盧

江郡丞徐仲宗皆竭百姓之産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
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眞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
刺史尚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
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太祖嘗
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
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
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
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

相州揔管尉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覺分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

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覔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

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爲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

深以淮南爲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徃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飢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筭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上深

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為
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憒憒者上怒將
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
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
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
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
於是赦紹因勑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
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
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
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

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鎧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爲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昱
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
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
共硯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
夫于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
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
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
護引爲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
睦俱使于齊還振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
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

寧子邑四百户高祖愍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舄鹵之地數千頃民頼其利明年轉左武候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勑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禄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

滋平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揔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諱司馬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晉王爲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

書左僕射高熲並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於閤內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异

楊异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异美

風儀沉深有器局髫齓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爲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諱鎮楊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遜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遷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揔其事世以爲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爲太子右

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陜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
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爲渠以屬
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
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
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
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
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
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
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揔管俱
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揔管擊

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尨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揔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巂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為奴所殺秀廼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榼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陜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荅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爲公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

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刺史數歲徵爲本府中大夫尋出爲涼州摠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摠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摠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貳千户後數年晉王廣出鎮并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以吏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荅鴻

恩𡟇欷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煚

張煚字士鴻河間鄚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

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勑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羙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嬰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爲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録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户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髙祖爲丞相嬰深自推結髙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爲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毁骨立未朞起令視事固讓

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盧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户尋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諱爲楊州揔管授兕司馬加銀青光禄大夫兕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爲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寳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有文武幹用初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揔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吕仲肅於荆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

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代人庫狄嶔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悦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异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煚内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盡當時之選也

列傳卷第十一　　隋史四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韋世康 弟洸 藝 沖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夐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爲逍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迥之

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

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未訪汝
等故遣此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
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
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
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
五百户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
朞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
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
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摠管尋遷為信州摠管十三
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

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衰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臥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

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
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
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沒子
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
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令作文檄
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
子福奬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士
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為
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

堯孝

郡公邑二千户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一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璒據郡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璒僞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璒於陣高梁女子洗氏率衆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遺洸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

恱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揔管歲餘
嵩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
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
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
州有功上大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
王事拜協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學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
賜爵修武縣侯邑八百户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
及高祖爲丞相尉迥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
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察

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爲藝黨於迴不以實荅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迴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户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還營州捴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叅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

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
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
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
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
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
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為冦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
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為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
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
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

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綏懷
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
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揔管持節
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
夷裔屢有生梗毎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
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
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著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冲
既至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
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
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

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
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
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世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
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爲
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
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揔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
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
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爲豫章王暕納冲女
爲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挻最知名

常壽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鄖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爲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爲雍州牧引爲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户高祖爲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户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壽中高祖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以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内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位上開府光州刺史

高祖爲丞相以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揔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 子述 從子謇之　機弟旦 肅　從弟雄亮　族兄昂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

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户徵爲納言機性寛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寛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爲太子

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

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勑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恊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

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摠管王謙起逆拜爲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淅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

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爕官至河内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賓曹叅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内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誡在不孝

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櫓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櫓爲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渠州揔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内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

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梁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贇

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

爲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内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謇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謇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

帝使謇之諭令出塞及還逐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咸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勑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誡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

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勑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君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勑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涯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

大内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踈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為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悦之以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闗右山東又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

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毀區宇沸騰聖棄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毀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士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

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鬬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孼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貝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

後薄賦斂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闔閭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

不應發此言公嘗貞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勲禮闈或出揔方岳朱輪接軫䡴旆成陰在周暨隋勲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旦憂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謇之神情閑爽頗為踈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愽哉

列傳卷第十二　隋書四十七